

一缕茶香 氤氲百年

——走进武进籍传奇茶人陆渫的峥嵘往事

□ 大志

1905年,一艘法国客轮从上海吴淞港启航,27岁的陆渫伫立在甲板上,他目光灼灼,眼神中满是坚毅。此行的终点是印度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茶园,彼时的中国茶业正如晚清飘摇的国运——曾经独霸全球的“华茶”,已被机械化生产的印度、锡兰茶逼至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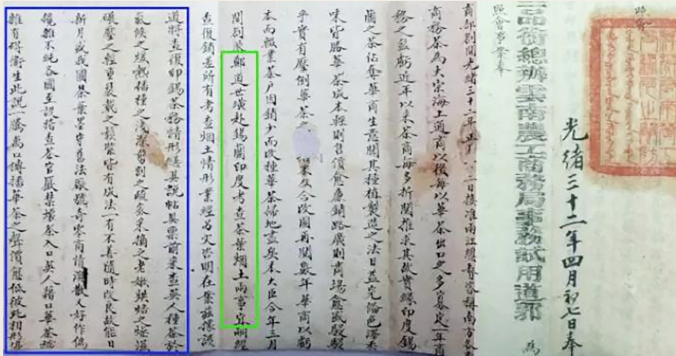
于此危急关头,陆渫挺身而出,从海外考察到科技革新,从茶园振兴到人才培养,他从60多年的躬身耕耘,与无数胸怀大义的茶界仁人志士一道,扛起了茶业复兴的大旗。让我们循着一缕茶香,走进这位传奇茶人的一生,触摸中国茶业百年沧桑的脉搏。

破冰：叩开茶业革命之门

陆渫(1878年—1969年),字溪甫,号澄溪,江苏武进人。1905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遣郑世璜、陆渫等人组成“中国首个茶业海外考察团”,远赴印度、锡兰。此行成为陆渫人生的转折点,亦是中國茶业觉醒的起点。

在印度与锡兰的茶园,陆渫目睹了机械化生产的震撼场景——从晾青、搓揉、发酵以至烘焙、筛切、装箱,各厂皆“一气呵成,有条不紊”。反观国内,茶农“一盘散沙”,制茶工艺多年未变,层层剥削之下“绝无团结改良之力”。这让陆渫痛心疾首,却也促使他找到了振兴中国茶业的答案:唯有科技与体制的革新,才能让“华茶”重焕生机。

回国后,陆渫将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详细记录在《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中。他以翔实的笔触记录了印锡植茶的历史、气候、茶厂情况、茶叶机器等内容,并力陈中国茶业



庄氏故居·星聚堂

迫切需要变革的现状,字字句句饱含着对行业发展的忧虑与期待。此书是当时最权威的茶业第一手资料,清末时曾多次被翻印成册,甚至民国以后,还有单位校勘发行,供应社会之需。

理论之外,更为重要的茶业实践则始于南京紫金山麓。1907年,在江南商务局的支持下,陆渫、郑世璜等人在南京紫金山雷洞设立中国首家官办茶叶科

研机构——江南植茶公所。公所将“以树表式、机器制茶”为宗旨,虽存世时间不长,但成绩斐然。据日本《江南植茶公所人成绩》报道,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培育茶苗;按照印度、锡兰方法种茶、下肥、修剪;参照印度、锡兰茶园试验场以及日本茶事试验场的规则,采取多项试验。可见江南植茶公所真正开启了中国茶业试验改良的新纪元。

躬耕：致力地方茶业复兴

1931年,陆渫在致实业部的呈文中坚定地写道:“陆渫抱茶业革命志愿,服务于茶三十余年。”这份对茶业的执着与热爱,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渫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继续投身于茶业调查工作。他不辞辛劳,辗转多地,“复赴鄂、湘、皖、赣、浙、闽茶山,实地试验种制,在上海、汉口、福州行栈分途研究运销,历时三年,得悉各省、各埠习惯。”

利用这一良机,陆渫考察了各地茶业,相继出版了《调查浙闽茶业报告》《调查安徽汉口茶业调查报告》《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此外,他还结合自己多年从事茶业的丰富经验,归纳总结出《茶叶整理办法》,制定了《茶叶检查条例》,为规范茶叶生产、保障茶叶质量提供了重要依据。

1915年,陆渫受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周志虞派遣,赴安徽省祁门县南乡平里村,建立“农商部安徽示范种植场”并任场长,开启了我国红茶改良大业。为了提升茶叶品质,他亲自制造小型制茶机器,专门采摘无梗青叶进行精细揉制,严格测定烘焙所需的炭量,用均匀适宜的火候进行烘焙。经他改良制作的五磅、两磅箱茶,品质上乘,深受外商青睐。在他的努力下,新种植的茶树每年可

采摘10次之多,修剪后的老树每年也能采摘6次。

虽然在祁门工作的时间仅有7年,但陆渫为祁门红茶的出口生产和品质改良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的接任者吴觉农、胡浩川继承其事业,将“祁红”锻造成为中国茶叶的“金字招牌”。

1939年,陆渫应云南省政府之邀,出任“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教导主任。其间,他致力于培育茶业新锐人才,为云南茶业的未来发展储备力量。同时,他还协助茶农封维德编写了《种茶浅说》,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种茶的技术要点和方法,是云南

茶业发展史中的珍贵技术文献,对云南茶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0年,陆渫深入腾冲考察,不仅撰成《腾冲茶叶概述》一书,更利用甯龙村的茶叶,制成红茶、乌龙茶、绿茶、白毫等茶,力证当地茶业潜力。然而,1942年5月,侵华日军攻陷腾冲,陆渫与封维德等茶人的茶业兴边、茶业救国之梦被迫中断,他们的努力成果也在战火中遭受重创。

后来,陆渫加入了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学组,任茶叶审评教师,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培养茶业人才贡献力量。



1939年,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学生结业合影,前排左四为陆渫

奠基：铸就雨花独特形制

陆渫的革新精神,不仅体现在茶业技术和产业发展上,还浸润于茶形的演变之中。他对钟山云雾茶的炒制工艺进行大胆改进,巧妙融入了“搓条”的手法,使钟山云雾茶由卷曲类茶变成直条类茶。这看似简单的手法创新,却为现代雨花茶的诞生埋下了重要伏笔。

1951年,已经74岁的陆渫再次回到紫金山,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委员。昔日的江南植茶公所早已荒芜,但他看到中山先生的侍卫张猛、范良、邱等有同志及查伍寿等江南植茶公所的后辈茶工还在。于是,在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于梅花山、东沟等地区又开始恢复并扩大茶园种植。

1958年春,为了纪念在雨花台牺牲的革命先烈,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中共江苏省委提出创制一种名特茶,并成立了江苏省雨花茶创制委员会,将全省10多名制茶高手集中到中山陵,组成了以时任中山陵园高级工艺师俞庸器等老一辈茶叶专家为核心的技术攻关小组。

俞庸器在新品茶创制过程中,遇到诸多工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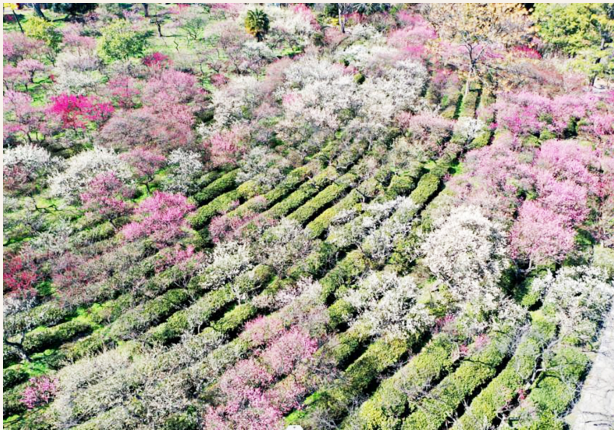
题,于是专门前往茶界泰斗陆渫家中拜访。关于雨花茶形状的由来,陆渫提出在原有的直条形钟山云雾茶基础上加以改进,使直条形更加紧细圆浑,犹如中山先生墓道两旁雪松的松针。这样做既能使其区别于国内现有茶叶的外形特征,又能使其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陆渫的这一提议,为雨花茶工艺的突破性改良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紧、细、圆、直,形似松针,锋苗挺秀的外形特征。

俞庸器夫人钱月得曾回忆:“关于雨花茶的命名,澄溪(陆渫)对于‘纪念在雨花台牺牲的革命先烈,寓意革命先烈精神万古长青’的想法非常赞成。”

1969年,陆渫溘然长逝,但他亲手播下的“茶种”,早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蓬勃发展。

今日,当我们端起一杯香气四溢的祁红,或是凝视雨花茶的松针形制,或许能听见历史的回响:那是陆渫在祁门山间的拓荒,在钟山脚下的步履,更是他对中国茶业再次复兴的未泯雄心。

茶香百年,松针永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中山陵茶厂茶园

